

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统之言



# 史

SHI

# 记

JI



卷一百至卷一百一十

司马迁◎著

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，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，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。全书有本纪十二篇、表十篇、书八篇、世家三十篇、列传七十篇、共一百三十篇。

本

纪

十二篇

书

八篇

表

十篇

世

家

三十篇

列

传

七十篇

吉林文史出版社  
吉林音像出版社



*Shi* *Ji*  
史 记 10

卷一百至卷一百一十

〔西汉〕司马迁◎著  
丁华民 郭超◎校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  
吉林音像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记/司马迁著。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80702-273-6

I.史... II.司... III.历史—中国 IV.K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0150 号

# 史 记

[西汉]司马迁 著

丁华民 郭超 校

---

吉林文史出版社  
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 印张:99

字数:12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 7-80702-273-6/K·24

定价(全12卷):290.00元

## 第十卷 目 录

-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..... (1)
- 卷一百零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..... (9)
- 卷一百零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..... (23)
- 卷一百零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..... (33)
- 卷一百零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..... (44)
- 卷一百零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..... (54)
- 卷一百零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..... (88)
- 卷一百零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..... (108)
- 卷一百零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..... (126)
- 卷一百零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..... (137)
-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..... (151)



## 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

### 【原文】

季布者，楚人也。为气任侠，有名于楚。项籍使将兵，数窘汉王。及项羽灭，高祖购求布千金，敢有舍匿，罪及三族。季布匿濮阳周氏，周氏曰：“汉购将军急，迹且至臣家，将军能听臣，臣敢献计；即不能，愿先自刭。”季布许之。乃髡钳季布，衣赭衣，置广柳车中，并与其家僮数十人，之鲁朱家所卖之。朱家心知是季布，乃买而置之田。诫其子曰：“田事听此奴，必与同食。”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，见汝阴侯滕公。滕公留朱家饮数日，因谓滕公曰：“季布何大罪，而上求之急也？”滕公曰：“布数为项羽窘上，上怨之，故必欲得之。”朱家曰：“君视季布何如人也？”曰：“贤者也。”朱家曰：“臣各为其主用，季布为项籍用，职耳。项氏臣可尽诛邪？今上始得天下，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，何示天下之不广也！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。夫忌壮士以资敌国，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？”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，意季布匿其所，乃许曰：“诺。”待间，果言如朱家指。上乃赦季布。当是时，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，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。季布召见，谢，上拜为郎中。

孝惠时，为中郎将。单于尝为书嫚吕后，不逊，吕后大怒，召诸将议之。上将军樊哙曰：“臣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中。”诸将皆阿吕后意，曰：“然。”季布曰：“樊哙可斩也！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，困于平城，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？面欺！且秦以事于胡，陈胜等起。于今创痍未瘳，哙又面谀，欲摇动天下。”是时殿上皆恐，太后罢朝，遂不复议击匈奴事。



季布为河东守，孝文时，人有言其贤者，孝文召，欲以为御史大夫。复有言其勇，使酒难近。至，留邸一月，见罢。季布因进曰：“臣无功窃宠，待罪河东。陛下无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；今臣至，无所受事，罢去，此人必有以毁臣者。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，一人之毁而去臣，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。”上默然，良久曰：“河东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”布辞，之官。

楚人曹丘生，辩士，数招权顾金钱，事贵人赵同等，与窦长君善。季布闻之，寄书谏窦长君曰：“吾闻曹丘生非长者，勿与通。及曹丘生归，欲得书请季布。窦长君曰：“季将军不说足下，足下无往。”固请书，遂行。使人先发书，季布果大怒，待曹丘。曹后至，即揖季布曰：“楚人谚曰‘得黄金百，不如得季布一诺’，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、楚间哉？且仆楚人，足下亦楚人也。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，顾不重邪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！”季布乃大说，引入，留数月，为上客，厚送之。季布名所以益闻者，曹丘扬之也。

季布弟季心，气盖关中，遇人恭谨，为任侠；方数千里，士皆争为之死。尝杀人，亡之吴，从袁丝匿。长事袁丝，弟畜灌夫、籍福之属。尝为中司马，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礼。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。当是时，季心以勇，布以诺，著闻关中。

季布母弟丁公，为楚将。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，短兵接，高祖急，顾丁公曰：“两贤岂相厄哉！”于是丁公引兵而还，汉王遂解去。及项王灭，丁公谒见高祖。高祖以丁公徇军中，曰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，使项王失天下者，乃丁公也。”遂斩丁公，曰：“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！”

栾布者，梁人也。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，尝与布游。穷困，赁佣于齐，为酒人保。数岁，彭越去，之巨野中为盗，而布为人



所略卖，为奴于燕。为其家主报仇，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。臧荼后为燕王，以布为将。及臧荼反，汉击燕，虏布。梁王彭越闻之，乃言上，请赎布以为梁大夫。

使于齐，未还，汉召彭越，责以谋反，夷三族。已而枭彭越头于洛阳下，诏曰：“有敢收视者，辄捕之。”布从齐还，奏事彭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布以闻。上召布，骂曰：“若与彭越反邪？吾禁人勿收，若独祠而哭之，与越反明矣。趣亨之。”方提趣汤，布顾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上曰：“何言？”布曰：“方上之困于彭城，败荥阳、成皋间，项王所以遂不能西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与汉合从苦楚也。当是之时，彭王一顾，与楚则汉破，与汉而楚破。且垓下之会，微彭王，项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剖符受封，亦欲传之万世。今陛下一征兵于梁，彭王病不行，而陛下疑以为反，反形未见，以苛小案诛灭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就亨。”于是上乃释布罪，拜为都尉。

孝文时，为燕相，至将军。布乃称曰：“穷困不能辱身下志，非人也；富贵不能快意，非贤也。”于是尝有德厚报之，有怨者必以法灭之。吴军反时，以军功封俞侯，复为燕相。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，号曰栾公社。景帝中五年薨。子贲嗣，为太常，牺牲不如令，国除。

太史公曰：“以项羽之气，而季布以勇显于楚，身覆军搴旗者数矣，可谓壮士。然至被刑戮，为人奴而不死，何其下也！彼必自负其材，故受辱而不羞，欲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终为汉名将。贤者诚重其死。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，非能勇也，其计画无复之耳。栾布哭彭越，趣汤如归者，彼诚知所处，不自重其死。虽往古烈士，何以加哉！”



## 【译文】

季布是楚地人，好逞意气，以侠义自任，在楚地享有声名。项籍让他带兵打仗，多次使汉王受到窘困。等项羽灭亡之后，高祖用千金悬赏捉拿季布，胆敢有窝藏的人，罪名要连累三族。季布藏身在濮阳周家。周家人说：“汉朝悬赏捉拿将军您很急切，已经快要追踪到我这里了，如果将军能够听进我的话，我就放胆献上一个计策；如果不能，我愿意首先自杀。”季布答应了他。于是给季布剃了头，用铁箍枷起来，让他穿上粗布衣服，放在运货的大车里，连同家中的几十个仆人，来到鲁地朱家住的地方，把他们卖掉了。朱家心里知道是季布，就买下来把他放到田里，告诫他的孩子说：“田里的事要听这个奴仆的，一定要和他吃一样的饭。”朱家便乘着小车去洛阳，进见汝阴侯滕公。滕公挽留朱家喝了几天的酒。朱家借机会对滕公说：“季布犯了什么大罪，而皇帝这样急迫地捉拿他？”滕公说：“季布多次替项羽使皇帝窘困，皇帝怨恨他，所以才一定要抓到他。”朱家说：“您看季布是个怎样的人呢？”滕公说：“是个有才能的人。”朱家说：“做臣属的都是受各自主人的遣用，季布受项羽的遣用，只是职分而已。项羽的臣属可以全部杀死吗？现在皇帝才得到天下，仅由于个人的私怨便急切地抓捕一个人，为什么要向天下人表现自己的胸怀不够宽阔呢！”何况凭季布的才能，而朝廷抓捕他如此急切，这样一来他不是向北跑到匈奴那里，便是向南跑到百越那里了。由于忌恨强壮的人而帮助了敌国，这就是伍子胥要鞭打楚平王尸体的原因。您为什么不找机会对皇帝说一说这件事呢？”汝阴侯滕公知道朱家很侠义，估计季布藏在他那里，便答应说：“好吧。”等有了机会，滕公果真像朱家指点的那样向皇帝说了这件事。皇帝便赦免了季布。当时，有名望的人都称道季布能够化刚为柔，顺势而为，朱家也因此而使当时的人们知道了他的声名。季布被皇帝召见，谢了罪，皇帝任命他为郎中。



惠帝时，季布担任中郎将。单于曾在奏书中侮辱吕后，显得不恭敬，吕后大怒，召集各位将军商议对策。上将军樊哙说：“我愿意率领十万兵士，横扫匈奴的阵营。”各位将军都顺着吕后的意思，说：“是这样。”季布说：“樊哙当判死罪！过去高祖率领四十多万人的军队被围困在平城，如今樊哙怎能用十万兵士去横扫匈奴的阵营，这是当面骗人！况且秦朝由于对匈奴用兵，招致陈胜等人的造反。如今伤口还没有治好，樊哙就又当面骗人，这是想要使天下动荡起来。”这时，殿上的将军都感到害怕，吕后停止了朝会，便不再商议攻打匈奴的事情。

季布担任河东郡守，文帝时，有人说他有才能，文帝召见他，想让他担任御史大夫。又有人说他好斗，过于贪酒，难以让皇帝重用。季布来到京城，在客馆里呆了一个多月，在召见之后，被遣回原郡。季布因此提议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功劳，窃取了皇帝的宠信，在河东郡做官，等着皇帝治罪。陛下没什么理由就召见我，这一定是有人拿我来欺骗陛下；现在我来了而没有得到什么差使，这一定是有人借此诋毁我。陛下因为一个人的称赞便召见我，因为一个人的毁谤便让我回去，我担心天下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件事后，会有人要以此来窥测陛下做事的情形。”皇帝沉默了，感觉到惭愧，过了很久才说：“河东是像我的手和腿一样重要的郡地，所以才特地召见你啊。”季布辞别皇帝，回到河东守的原任上。

楚地人曹丘先生是个擅长辞辩的人，几次借重权势而获得钱财。曹丘侍奉赵同等权贵，与窦长君交往友善。季布听说之后，写书信给窦长君说：“我听说曹丘先生不是忠厚的人，不要和他往来。”等到曹丘回乡的时候，想让窦长君写封书信去进见季布。窦长君说：“季布将军对您不喜欢，您不要前去了。”曹丘坚决要求窦长君写封书信，得到之后才上路。他让人先把那封书信发送出去，季布果然十分愤怒，等着曹丘的到来。曹丘到了之后，便



拱手行礼对季布说：“楚人的谚语讲‘得到百斤黄金，不如得到季布的一句允诺’，您怎么会在梁、楚之间获得了这样的声名呢？何况我是楚地人，您也是楚地人。我把您的声名宣扬到天下，难道不够有力吗？为什么您对我的拒绝这样坚决啊！”于是，季布十分高兴，将曹丘让进去，留了几个月，作为上等的客人，送给他丰厚的礼物。季布的声名因此更为显著的原因，在于曹丘的宣扬。

季布的弟弟季心，在关中一带勇气过人，对人恭顺谨慎，由于有侠义，在方圆几千里中，士人都争着为他效命。他曾经杀了人，逃亡到吴地，藏在袁丝家。以长辈的礼节事奉袁丝，把灌夫、籍福等人当作兄弟看待。曾担任过中司马，中尉郅都对他不敬不特别礼让。许多年青人都常常暗中借着他的名义办事情。那时候，季心因为有勇气，季布因为重允诺，在关中声名显著。

季布的舅父丁公，担任过楚军将领。在彭城的西边，丁公为项羽追击受窘困的高祖，与之发生了短兵相接，高祖感到危急，回头看着丁公说：“两个有才能的人难道要相互残害吗！”于是，丁公带兵返回，汉王便得以脱围离去。等项王被灭掉，丁公来拜见高祖。高祖在军营中将丁公示众，说：“丁公在做项王的属臣时不忠诚，导致项王失去天下的人就是丁公，”于是，处死了丁公，说：“让以后做人属臣的人不要效仿丁公！”

栾布是梁地人。当初梁王彭越还是平民时，曾和栾布交往。栾布穷困，在齐地被人雇佣，做卖酒人家的佣工。几年后，彭越到巨野泽做了强盗，而栾布被人劫持了卖掉，在燕地当奴仆。由于替他家主人报了仇，被燕将臧荼荐举当了都尉。臧荼后来成为燕国的君王，任命栾布为将军。等臧荼反叛时，汉朝来攻打燕国，抓到了栾布。梁王彭越听说了此事，请求替栾布赎罪，让他去梁国做大夫。



栾布出使到齐国，没有返回，朝廷召问彭越，以谋反的罪名来责罚他，灭杀了他的三族。随后把他的脑袋悬挂在洛阳城下，下诏称：“有胆敢收拾和来探视的人，就将他抓起来。”栾布从齐回来，在彭越的人头下面回报事情，为他祭祀和痛哭。官吏抓住栾布上报给皇帝。皇帝召见栾布，骂他说：“是你和彭越谋反吗？我禁止有人去收拾，你单要祭祀和悲哭他，和彭越一块谋反的意思已经清楚了。赶快烹杀了栾布。”正要把栾布投向汤镬的时候，栾布回过头来说：“希望说上一句话之后再死。”皇帝问：“说什么？”栾布说：“当初皇帝被困在彭城，兵败荥阳、成皋一带，项王之所以不能向西顺利进军，只是因为彭王占据着梁地，同汉军会合而使楚军为难。当时，彭王所要顾视的一方，同楚军联合，便会使汉军被击破；同汉军联合，则使楚军被击破。况且垓下的会战，如果不是彭王，项王就不会被灭掉。天下已经平定之后，彭王是在朝廷将信符剖成两半各留其中一块的情形下被授封的，也是想使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。现在陛下向梁地征调兵马，楚王有病不能前来，陛下就怀疑他是要谋反，谋反的迹象没有露出来，倒是凭着对小节的苛责而处死了他，我恐怕有功之臣每个人自己都会感到危机了。如今彭王已经死去了，我活着反而不如死掉，请求得到烹杀。”于是皇帝便赦免了栾布的罪名，任命他为都尉。

文帝时，栾布担任燕国的丞相，做到将军的官职。栾布声称：“穷困的时候不能辱待身体降低志向，那不算是会做人的人；富贵的时候不能痛快地逞发心意，便不算是有本事的人。”于是，对那些曾有恩德于己的人，栾布便优厚地报答他们；对那些曾有仇怨于己的人，栾布便借助法令来灭杀他们。吴、楚七国反叛时，栾布因为军功被赐封俞侯，重新担任燕国的丞相。燕、齐一带都给栾布建造祠社，号称“栾公社”。

景帝中元五年，栾布去世。他的儿子贲继承了爵位，担任了



太常，由于在祭祀时所用的牲畜不合法令的要求，被废黜了封国。

太史公说：“由于项羽看重气，所以季布靠勇力在楚地显名，亲自上阵攻陷敌营夺取敌旗的时候，有好几次，可以称为壮士。可是遭到刑戮，充当人家的奴仆而不肯死去，是多么地卑下啊！他一定是倚重自己的才能，所以遭受侮辱而不认为这是羞耻，想要使自己还没有得到发挥的才能有所施用，所以才最终成为汉朝有名的将军。有贤德的人将自己的死看得特别重要。那些奴婢、妾姬一类的低贱的人由于感到愤慨而自杀的情形，并不是能够表现勇敢，他们只是觉得想法不能够实现罢了。栾布悲哭彭越，把赴汤看作像回家一样的表现，他的确明白如何安排自己，不是顾惜自己的性命。即使是古代那些重义的人，又怎能超出他呢！”



## 卷一百零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

### 【原文】

袁盎者，楚人也，字丝。父故为群盗，徙处安陵。高后时，盎尝为吕禄舍人。及孝文帝即位，盎兄吮任盎为中郎。

绌侯为丞相，朝罢趋出，意得甚。上礼之恭，常自送之。袁盎进曰：“陛下以丞相何如人？”上曰：“社稷臣。”盎曰：“绌侯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社稷臣主在与在，主亡与亡。方吕后时，诸吕用事，擅相王，刘氏不绝如带。是时绌侯为太尉，主兵柄，弗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相与共畔诸吕，太尉主兵，适会其成功，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丞相如有骄主色。陛下谦让，臣主失礼，窃为陛下不取也。”后朝，上益庄，丞相益畏。已而绌侯望袁盎曰：“吾与而兄善，今儿廷毁我！”盎遂不谢。

及绌侯免相之国，国人上书告以为反，征系请室，宗室诸公莫敢为言，唯袁盎明绌侯无罪。绌侯得释，盎颇有力。绌侯乃大与盎结交。

淮南厉王朝，杀辟阳侯，居处骄甚。袁盎谏曰：“诸侯大骄必生患，可适削地。”上弗用。淮南王益横。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，治，连淮南王。淮南王征，上因迁之蜀，轜车传送。袁盎时为中郎将，乃谏曰：“陛下素骄淮南王，弗稍禁，以至此，今又暴摧折之。淮南王为人刚，如有遇雾露，行道死，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，有杀弟之名，奈何？”上弗听，遂行之。

淮南王至雍病死，闻，上辍食，哭甚哀。盎入，顿首请罪。上曰：“以不用公言至此。”盎曰：“上自宽，此往事，岂可悔哉！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，此不足以毁名。”上曰：“吾高世行三者何事？”盎曰：“陛下居代时，太后尝病，三年，陛下不交睫，不



解衣，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。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，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，过曾参孝远矣。夫诸吕用事，大臣专制，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，虽贲、育之勇不及陛下。陛下至代邸，西向让天子位者再，南面让天子位者三。夫许由一让，而陛下五以天下让，过许由四矣。且陛下迁淮南王，欲以苦其志，使改过，有司卫不谨，故病死。”于是上乃解，曰：“将奈何？”盎曰：“淮南王有三子，唯在陛下耳。”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。盎由此名重朝廷。

袁盎常引大体慷慨。宦者赵同以数幸，常害袁盎，袁盎患之。盎兄子种为常侍骑，持节夹乘，说盎曰：“君与斗，廷辱之，使其毁不用。”孝文帝出，赵同参乘，袁盎伏车前曰：“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，皆天下豪英。今汉虽乏人，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！”于是上笑，下赵同，赵同泣下车。

文帝从霸陵上，欲西驰下峻阪。袁盎骑，并车揽辔。上曰：“将军怯邪？”盎曰：“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百金之子不骑衡，圣主不乘危而徼幸。今陛下骋六骝，驰下峻山，如有马惊车败，陛下纵自轻，奈高庙、太后何？”上乃止。

上幸上林，皇后、慎夫人从。其在禁中，常同席坐。及坐，郎署长布席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，不肯坐。上亦怒，起，入禁中。盎因前说曰：“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后，慎夫人乃妾，妾主岂可与同坐哉！适所以失尊卑矣。且陛下幸之，即厚赐之。陛下所以为慎夫人，适所以祸之，陛下独不见‘人彘’乎？”于是上乃说，召语慎夫人，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。

然袁盎亦以数直谏，不得久居中，调为陇西都尉，仁爱士卒，士卒皆争为死。迁为齐相。徙为吴相，辞行，种谓盎曰：“吴王骄日久，国多奸。今苟欲劾治，彼不上书告君，即利剑刺君矣。南方卑湿，君能日饮，毋何，时说王曰‘毋反’而已，如



此幸得脱。”盎用种之计，吴王厚遇盎。

盎告归，道逢丞相申屠嘉。下车拜谒，丞相从车上谢袁盎。袁盎还，愧其吏，乃之丞相舍上谒，求见丞相。丞相良久而见之。盎因跪曰：“愿请问。”丞相曰：“使君所言公事，之曹与长史掾议，吾且奏之；即私邪，吾不受私语。”袁盎即跪说曰：“君为丞相，自度孰与陈平、绛侯？”丞相曰：“吾不如。”袁盎曰：“善，君即自谓不如。夫陈平、绛侯辅翼高帝，定天下，为将相，而诛诸吕，存刘氏；君乃为材官蹶张，迁为队率，积功至淮阳守，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，且陛下从代来，每朝，郎官上书疏，未尝不止辇受其言。言不可用，置之；言可受，采之。未尝不称善。何也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。上日闻所不闻，明所不知，日益圣智；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，夫以圣主责愚相，君受祸不久矣。”丞相乃再拜曰：“嘉鄙野人，乃不知，将军幸教。”引入与坐，为上客。

盎素不好晁错，晁错所居坐，盎去；盎坐，错亦去，两人未尝同堂语。及孝文帝崩，孝景帝即位，晁错为御史大夫，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，抵罪。诏赦以为庶人。

吴、楚反闻，晁错谓丞史曰：“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，专为蔽匿，言不反。今果反，欲请治盎宜知计谋。”丞史曰：“事未发，治之有绝。今兵西乡，治之何益！且袁盎不宜有谋。”晁错犹与未决。人有告袁盎者，袁盎恐，夜见窦婴，为言吴所以反者，愿至上前口对状，窦婴入言上，上乃召袁盎入见。晁错在前，及盎请辟人赐间，错去，固恨甚。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，以错故，独争斩错以谢吴，吴兵乃可罢。其语具在吴事中。使袁盎为太常，窦婴为大将军，两人素相与善。逮吴反，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，车随者日数百乘。

及晁错已诛，袁盎以太常使吴。吴王欲使将，不肯；欲杀之，使一者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。袁盎自其为吴相时，尝有从



史。从史尝盗爱盎侍儿，盎知之，弗泄，遇之如故。人有告从史，言“君知尔与侍者通”，乃亡归。袁盎驱自追之，遂以侍者赐之，复为从史。及袁盎使吴见守，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，乃悉以其装赍置二石醇醕，会天寒，士卒饥渴，饮酒醉，西南陬卒皆卧，司马夜引袁盎起，曰：“君可以去矣，吴王期旦日斩君，”盎弗信，曰：“公何为者？”司马曰：“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儿者。”盎乃惊谢曰：“公幸有亲，吾不足以累公。”司马曰：“君弟去，臣亦且亡，辟吾亲，君何患！”乃以刀决张，道从醉卒遂直出。司马与分背，袁盎解节毛怀之，杖，步行七八里，明，见梁骑，骑驰去，遂归报。

吴楚已破，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，袁盎为楚相。尝上书有所言，不用。袁盎病免居家，与闾里浮沉，相随行，斗鸡走狗。洛阳剧孟尝过袁盎，盎善待之。安陵富人有谓盎曰：“吾闻剧孟博徒，将军何自通之？”盎曰：“剧孟中博徒，然母死，客送葬车千余乘，此亦有过人者。且缓急人所有。夫一旦有急叩门，不能亲为解，不以存亡为辞，天下所望者，独季心、剧孟耳。今公常从数骑，一旦有缓急，宁足恃乎！”骂富人，弗与通。诸公闻之，皆多袁盎。

袁盎虽家居，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。梁王欲求为嗣，袁盎进说，其后语塞。梁王以此怨盎，曾使人刺盎。刺者至关中，问袁盎，诸君誉之皆不容口。乃见袁盎曰：“臣受梁王金来刺君。君长者，不忍刺君。然后刺君者十余曹，备之！”袁盎心不乐，家又多怪，乃之楛生所问占，还，梁刺客后曹辈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。

晁错者，颍川人也。学申、商刑名于轶张恢先所，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。以文学为太常掌故。错为人峭直刻深。孝文帝时，天下无治《尚书》者，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，治《尚书》，



年九十余，老不可征，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。太常遣错受《尚书》伏生所。还，因上便宜一，以《书》称说。诏以为太子舍人、门大夫、家令。以其辨得幸太子，太子家号曰“智囊”。数上书孝文，时言削诸侯事，及法令可更定者。书数十上，孝文不听，然奇其材，迁为中大夫。当是时，太子善错计策，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。

景帝即位，以错为内史。错常数请间言事，辄听，宠幸倾九卿，法令多所更定。丞相申屠嘉心弗便，力未有以伤。内史府居太上庙堧中，门东出，不便，错乃穿两门南出，凿庙堧垣。丞相嘉闻，大怒，欲因此过为奏，请诛错。错闻之，即夜请间，具为上言之。丞相奏事，因言错擅凿庙堧为门，请下廷尉诛。上曰：“此非庙堧，乃堧中垣，不致于法。”丞相谢，罢朝，怒谓长史曰：“吾当先斩以闻，乃先请，为儿所卖，固误。”丞相遂发病死。错以此愈贵。

迁为御史大夫，请诸侯之罪过，削其地，收其枝郡。奏上，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，莫敢难，独窦婴争之，由此与错有郤。错所更令三十章，诸侯皆喧哗疾晁错。错父闻之，从颍川来，谓错曰：“上初即位，公为政用事，侵削诸侯，别疏人骨肉，人口议多怨公者，何也？”晁错曰：“固也，不如此，天子不尊，宗庙不安。”错父曰：“刘氏安矣，而晁氏危矣，吾去公归矣！”遂饮药死，曰：“吾不忍见祸及吾身。”死十余日，吴楚七国果反，以诛错为名。及窦婴、袁盎进说，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。

晁错已死，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，击吴楚军为将。还，上书言军事，谒见上。上问曰：“道军所来，闻晁错死，吴楚罢不？”邓公曰：“吴王为反数十年矣，发怒削地，以诛错为名，其意非在错也。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，不敢复言也！”上曰：“何哉？”邓公曰：“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。故请削地以尊京师，万师之利也。计画始行，卒受大戮，内杜忠臣之口，外为诸侯报仇，